

目 录

音 乐 之 声

歌坛少女的沉浮.....	(1)
生命的三分之一.....	(21)
邓丽君的成名累.....	(49)

当 代 人

“修氏理论”和它的女主人.....	(63)
“东方”交响曲和它的指挥.....	(91)

国 外 通 讯

八个半小时从莫斯科到北京.....	(113)
体育城一游.....	(117)
莫斯科的“北京饭店”.....	(121)
布达佩斯街头.....	(123)
千里行程.....	(127)
中国留学生在波兰.....	(131)

海洋上的合作.....	(136)
空中健儿.....	(140)
波兰老革命家的谈话.....	(142)
列宁在这里生活过.....	(147)
华沙记者俱乐部.....	(151)
湄南河畔的印象.....	(155)
泰国的“无烟工业”——旅游业.....	(161)
一所有二十万学生的大学.....	(167)

国 际 报 告

希腊女船王婚变记.....	(173)
艺术的跳跃和跳跃的“艺术”.....	(182)
“克格勃”之蛇在东京.....	(186)
揭开裁军面纱的一角.....	(196)

杂 文 与 随 笔

丈夫的妻子和妻子的丈夫.....	(201)
统帅和他的儿子.....	(205)
蜗牛肉的悲喜剧.....	(208)
为什么女酒徒越来越多?.....	(210)
并非多余的昭雪.....	(212)

友 情 篇

百世流芳.....	(214)
-----------	---------

一位来自德国的“老八路”	(221)
别开生面的聚会	(225)
东方奇葩二十年	(228)
一枝独秀的妙笔	(233)
令人赞叹的史泊蒂	(238)
傅聪的琴音和傅雷的家书	(241)
西德银行家在北京	(244)
来自圣地亚哥的乐手	(247)
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	(249)
湄南河畔的相思情	(253)
M·罗别愁女士的乡思愁	(263)

海 外 银 幕

有情人的伤心泪	(294)
一个好莱坞女星的毁灭	(298)
《蛇》的启示	(303)
白玫瑰的魅力	(306)
前有古人 后有来者	(311)
并非恶梦	(315)
附：《恶梦》女主角德博拉·拉芬	(317)
银幕上的甘地	(319)

体 坛 见 闻

从北京到曼谷	(323)
火炬点燃了	(326)

向亚洲的新高度冲刺.....	(328)
佳音传到曼谷.....	(330)
泰国“美人鱼”.....	(332)
中国体操健儿旗开得胜.....	(339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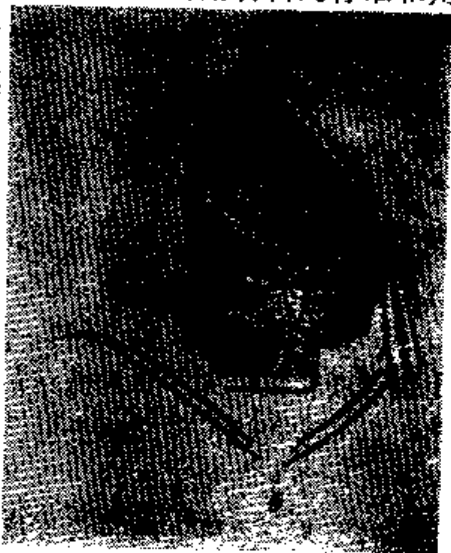
音乐之声

歌坛少女的沉浮

一、一曲难忘

程琳，象一只洁白、纯真的小天鹅，轻盈地跳上了舞台。上万名上海观众，在现场注视着她；无数的电视观众，在荧光屏前等待着她；歌迷们和非歌迷们，用各自的标准和角度审视着她……，频繁的精神压力，白纸黑字的横加莫须有之罪，以及近来肝炎病毒的侵袭，给一位年仅十几岁的歌坛少女、她的歌喉、她的身心带来了什么损伤，或者说，带来了什么变化？

白色从头到脚笼罩着十七岁的程琳。头上插着一朵白花，一身无袖而过膝的白纱裙，足蹬白色的半高跟鞋，



程琳

亭亭玉立，难道这就是她？！从十三岁起，由于她自由自在、无拘无束地放开了歌喉，多少的风风雨雨，过沉地、过早地降临到她的身上。几起几落，沉浮升降，她也身不由己地遭遇到了。可是，在1984年上海滩的初夏之夜，站在听众面前的这个经历坎坷的少年女歌手，却仍然是那样的洁白无瑕！

然而，她的歌声，却与前不同了。除了自然的童音，欢乐的跳跃，已融入了深沉的咏叹。每个歌唱家，或多或少地会以自己的人生经历，来品尝她储存着的、偶尔吐出的歌词和曲调。一首献给上海听众的《酒干倘卖无》（注），使细心的观察家敏锐地感到，程琳正走向成熟，或者说早熟了。

《酒干倘卖无》是《龙的传人》作者侯德健离开台湾，回到大陆前不久的作品，是风靡台湾和香港的人情影片《搭错车》的主题曲。悲欢离合，世情冷暖，使多少台湾香港的观众在看完这部影片后感同身受而泪如雨下……。一个被遗弃的女婴，被一个买破烂的哑巴收养为义女，相依为命的深情，弥补了生活贫困的艰辛；孤女长大成人，成为红极一时的歌星，但却受到老板的控制，不让她接触贫病交迫的义父，又逼她同男友断绝来往……。在一个风雨交加之夜，女歌星登台演唱怀念父亲的《酒干倘卖无》，气息奄奄的老父在病榻上通过收音机听到了女儿情真词悲的心声，他安详地闭上双眼，离开了人世。义父的去世，男友的离弃，使女歌星深感在人生旅途上搭错了车：

没有天哪有地，没有地哪有家，
没有家哪有你，没有你哪有我。

假如你不曾养育我，给我温暖的生活，
假如你不曾保护我，我的命运是什么。

.....

虽然你不能开口说一句话，却更能
明白人世间的黑白与真假，
虽然你不会表达你的真情，却付出
了热忱的生命。

.....

什么时候你再回到我身旁，让我再
和你一起唱：酒干倘卖无。

一曲难忘。程琳独特而富有魅力的嗓子，吐出了悲切、深沉的父女之情，发出了人世间的不平之鸣，深深打动了听众。《酒干倘卖无》词曲的作者侯德健也沉浸在感情的波涛之间，他说：“在台湾，这首主题曲是由著名女歌星苏芮演唱的，唱得真切动人，近来轰动台湾。想不到小程琳年纪轻，人生阅历浅，也唱得如此动人。可以说，不下于苏芮。”

侯德健在为程琳录音



侯德健回到大陆，进入东方歌舞团后，同程琳合作演唱，已经不止一次了。《新鞋子，旧鞋子》，《你和我的明天》，这些侯德健回大陆后的作品，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，在广州的舞台上，都曾引起听众的笑声和共鸣。侯德健倡议并得到东方歌舞团团长王昆支持而成立的“东方音乐制作中心”，正在灌制的第一张唱片，第一盘录音磁带，就是《侯德健作品选》，演唱的主角就是程琳，还有郑绪岚，大部分歌曲是侯德健回大陆后的新作，也包括他离台前夕的临别之作《酒干倘卖无》。

程琳正在走向成熟，正在形成自己的演唱风格，虽然她今年只有十七岁，还是个少女。有的听众，特别是爱唱歌的少女来信，认为程琳是个“幸运儿”，似乎，她一放开歌喉，呈现在面前的就是铺满鲜花的锦绣之路。他们和她们想错了。艺术之路和生活之路，从来不是平坦的东长安街。

“小小少年，很少烦恼，眼望四周阳光照。小小少年，很少烦恼，但愿永远这样好。”这是程琳经常用德、汉两种语言演唱的西德影片《英俊少年》的插曲。是啊，但愿这样永远好！又无巧不成书，这首插曲的另一句：“小小少年在长高，随着年龄由小变大，他的烦恼增加了”，不知怎的却在程琳那不长的歌唱生涯中应验了。

二、第一次沉浮

程琳首次登台演唱，是1981年10月，她的年龄刚过十三岁。虽然她在这个歌剧团里是个年龄小小的二胡演奏员，却博得了“走廊歌唱家”的绰号，但她从来没有梦想过要当一个歌唱家。

在那个歌唱从狭小的貌似革命的“假、高、喊”的紧箍咒下解放出来的日子里，各种流派，各种唱法，兴盛起来。战斗和抒情的，洋的和土的，拿来的和创造的，还有兼收并蓄的，不中不西的，亦中亦西的，乱七八糟的，这是中国歌坛走向繁荣的必由之路。

小程琳诞生在“文化大革命”夺权走向高潮的1967年，但那时的她，还是一个没有多少记忆的襁褓儿。史无前例的“框框”没有在她脑海中烙上史无前例的印记。“四人帮”覆灭的那一年，她不满十岁。思想的解放，艺术的解放，她没有她的父辈、叔伯辈、爷爷辈那么多的传统束缚，瞻前顾后的犹豫和稳重老练的盘算。年轻人可贵的精华，如果使用得当，就在于此。

程琳是团里的二胡演奏员，小小年纪，无忧无虑，无牵无挂，爱唱爱笑，还爱跳北京女孩子们乐此不疲的猴皮筋。她听海内外的阿姨们唱歌，她也唱，也哼，这就是“走廊歌唱家”雅号的由来。邓丽君的歌声一度颇为流行，她也哼哼过，这是事实，无需掩饰。

渐变导致了飞跃，这并不是一下子就能被人，或者被自己发现的。她第一次上台并不是自己挤上去的；是团里的叔叔阿姨们推荐，组织的。他们想把“走廊歌唱家”变成登台的演唱家。本来，人才就应该这样不拘一格地被发现，被推荐，被承认，使清人龚自珍的诗句“我劝天公重抖擞，不拘

一格降人才”，能够在神州大地上成为史无前例的现实。

王付林和任一年合作，专门为程琳的首次演唱写了一首以部队为题材的歌曲：《爸爸巡逻去西沙》。排练的日子快到了。她准备了《小螺号》、《草帽歌》等中外歌曲。惊人的音乐记忆力，使得她听一遍就能记下谱子。碰巧，她的父亲程进有从洛阳到北京来办事，父女之间有一场对话：

“爸爸，我要登台唱歌了。”

“别开玩笑，人家是在骗你。”

“真的，谱子都发给我了。我要上台了。”

父亲不相信自己女儿的才能，这是常有的事。程琳当着爸爸的面，表演如何步上舞台，试唱一首闽南话的台湾民歌《望春风》。唱完，父亲给逗乐了，说：“什么哟，什么哟，人家骗你呢，你是小孩。”

的确是一个小孩，一个有天赋的小孩。1981年10月，程琳第一次向首都的工人观众演出。为她特制了一身小海军服，精神抖擞，天真活泼。上台的一瞬间，程琳才相信这不是梦境，而是现实。报幕员介绍说：“现在由业余歌手程琳第一次向大家演唱，她才十三岁。”

程琳刚吐出了第一句歌词“天边升起了七彩霞……”，热烈的掌声向她迎面扑来。她唱了五首歌，鼓掌达二十多次。下台后，大家围着她，惊喜地发现一个过去未被发现的歌手，虽然还不成熟，还有弱点和不足。

两个多月，演出、练歌，接受采访，电视台播放了《访

少年歌手程琳》的节目。程琳稚气、甜蜜的容貌，自然轻柔的歌声，为北京的歌迷们所熟悉。她已小有名气了。

有人看不惯，听不惯，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本来，流行歌曲的自然唱法，曲调轻快，歌词易懂好记。但有一些人就持有全盘否定的态度。拿着话筒，边走边唱，也被认为有失体统。程琳的出现，加上她可能有一点模仿，便被人作为批评的把柄。

批评，很好；正常的批评和反批评，可以使人进步，有什么不可以呢？在程琳公开演出两个多月之后，1981年12月27日，北京一家报纸，在副刊上不点名地批评程琳的歌唱犯了“挑逗”的错误。小小少女，登台“挑逗”，该当何罪！

没有反批评，尽管人们是有不同意见的，是缺乏勇气，还是缺乏民主？不得而知。反正报纸上这三言两语的批评威力无穷，顿时就把程琳赶出了歌坛。

作者（左）与程琳（右）



程琳的歌声从此消失，她不能再上台演唱了，谁也没有当面向她说明她不能歌唱的理由。

三、谁是知音

禁止演唱的苦果，硬要叫一个十三、四岁的少女吞下，所造成的影响和反响远远超出一个人的范围。程琳的上台演唱既然被禁止，她只好回到乐队继续拉二胡。虽然，程琳的二胡拉得也很出色，但是她的歌喉，具有更大的潜在能量；但是，并不是在任何时间、任何地点和任何条件下，平心静气的讲理都是可以行得通的。

说实话，程琳的年龄、经历，使她无论从含义上，还是实践上，都不懂得什么叫“挑逗”。虽然她照样同小朋友们一起跳猴皮筋（是啊，她才十四岁），总觉得委屈，心里难受，有谁能理解一个爱好歌唱、善于歌唱的少女之心呢？！

有的。“一言堂”的时代毕竟已经过去，艺术民主的意识正在深入人心。程琳不得不悄悄地离开歌坛之后，第一个给予她支持的，是部队作曲家王付林。他鼓励程琳把眼光放远些，不要停止每天的练声；他的爱人石秀娟经常在家里弹琴，陪程琳练唱。他专门为程琳作曲作词，让她试唱，坚定地相信这位小歌手总会有重展歌喉之日。为了提高文化素养，程琳认真地熟读唐诗、宋词，每两天背一首。社会生活和社会现象并不象书本上那样简单，程琳小小的年纪，开始懂得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，也开始学着观察周围的人们：谁是困难中的知己和事业上的知音；谁是冷若冰霜的路人。

此时此刻，一位画坛大师却成了程琳的知音。在李谷一的推荐下，他听了程琳的歌唱，甚为赞赏；他了解到小歌手不能登台的苦衷，深感遗憾。他铺开宣纸，欣然命笔，只见画面上一只小鸟站在一块石头上引吭高歌，下面是一只螃蟹。他还题词曰：“小程琳歌声天才洋溢，大有前途，赠以勉之。李苦禅，八十四岁，一九八二年。”想不到，这位精通画意美的大师，也颇能够领略音乐美的真谛！

论名，论才，论年龄，李苦禅可以称得上才高望重，画坛一杰，完全可以做程琳的爷爷。但是每当程琳去看苦老，进门和离去之时，苦老总是站立迎送，一点不摆架子。苦老的儿子李燕见状总是劝老父：“爸爸，她是个小孩嘛。”苦老依然我行我素，他大概觉得他面对的不单纯是一个幼辈，而是一个富有才华的歌唱家。

歌唱家屈才，苦老到处呼吁。他见到朱逢博，希望程琳能到上海拜上海歌坛的这位名家为师；他见到王昆，要这位女伯乐收下程琳；他知道其中有障碍，亲笔给有关方面的领导同志写信；对有的人，苦老不惜屈尊哀求……

一老一少，萍水相逢。苦老已届耄耋之年，功成名就，别无他求。但是，炉火纯青的艺术鉴赏力，使得李苦禅在走向生命之路最后一站的时刻，艰难地但却坚定地伸出他那垂老之手，发出不能埋没一个少年天才的微弱但却执着的呼声。他并不是唯独垂青程琳这一个歌坛上的强者，社会中的弱者。他做过不少类似的事，他关心社会、关心艺术、关心后起之秀。苦老一生走过的路，也并不平坦，他也有过纵有豪情在胸却不能施展抱负的心酸体会。

好事多磨，也多助。在王昆同志的奔走下，在部队领导同志的关怀下，程琳终于被借调到东方歌舞团。在王昆筹组的音乐会的排练过程中，程琳经常抽空去看苦禅爷爷，同他的小孙女一起哼唱。小庆庆还不懂人事，不谙音律，但也觉得程琳姐姐的歌声好听。“口之于味，有同嗜矣！”音乐会定于一个星期后，即1983年6月12日在北京展览馆剧场首演，程琳将在销声匿迹一年半之后复出，再展歌喉。苦老在家里握着程琳的手，表示一定要亲临剧场。还幽默地说：“我前年送你的画，现在可以发表了。”

北京展览馆剧场的首演，获得了预期的成功。程琳唱了中外歌曲《妈妈》、《童年》、《小小少年》，等等。在如潮的阵阵掌声中，在她短短的歌手生涯一沉一浮之后，程琳想起了不少事、不少人，她的父母，王文堂老师，刘明源老师，王付林老师，王昆老师，她也想到了苦禅爷爷，“一定要把录相拿到他家里，播放给他听。”

不幸，悲惨的巧合发生了。程琳还不知道，在她这次复出首演的前一天，6月11日，画坛大师李苦禅心脏突发地停止了跳动，他再也听不到小程琳的歌声了。为不影响程琳的演出，大家没有把这一噩耗告诉她。

程琳从舞台上欢快地跳到后台，突然听到王昆在轻声叮嘱周围的人：“先别告诉程琳。”

程琳不知底细，问：“有什么秘密，要瞒着我。”

空气，氛围，凝重得象夏夜的苍穹。天边一颗巨星陨落了。

报纸、电台已经发了苦老不幸去世的讣告。瞒住，不哭可能了。王付林老师对程琳说：“本来不想告诉你的，等一个星期的演出结束后再对你说。现在不用瞒你了，苦老昨天去世了。”

程琳的脑子一炸，第一个反应是：“这不可能。你们搞错了吧！”一个星期前，她见过苦禅爷爷，一切正常。是啊！正常和非正常是可以突然转换的，天有不测之风云啊！

程琳现在想不起她受到这个晴天霹雳打击后的样子。郑绪岚当时在场，追忆说：“小程琳哇地大哭起来，撕肝裂肺地哭。”一直哭到坐车回到团里。

在你心情受压抑的日子，在你不能纵情歌唱的时候，一个手中无权，但却胸怀正义的长者，真诚地、没有丝毫虚伪地为一个弱者执言。这是什么样的感情！古往今来，不论哪个社会，都传颂着这种纯真的人道之情。

程琳在伤痛有所平复之后，深沉地说：“我以前从来没有这样伤心过。这种哭，我一生当中不会有几次。”

轻洒的泪，并不珍贵；从心田里沁出的泪，是十六岁的程琳生活中的第一次。

四、仲夏夜的又一次风暴

北京的仲夏夜，常常有突如其来的风暴，雷雨夹着冰雹，冲击着正在茁壮成长的嫩苗幼芽。谁也没料到，1983年的这个不平静的夏天，一场围攻程琳的风暴，以其比前一次更猛烈的势头袭来了。

批评的锣鼓在北京一、二家报纸上敲响，锋芒直指程琳和她的支持者。先是抨击程琳两年前的“演唱风格模仿港台歌星的韵味”，情调“不那么舒畅、健康”，如今她“复出”，“演唱韵味格调却依然如初”，“坚持原有的那种演唱情趣，走的是港台歌星的那条路子”。接着认为程琳的复出（指的是她在东方歌舞团“东方之声”音乐会上的演唱）和“一些溢美的介绍文章”，“显然是在否定三年前的批评，”这对于“人才的培养，艺术的发展又有何益呢？”此外什么“矫揉造作，轻浮油滑”啦，什么“酒吧间与舞厅音乐的唱法”啦，什么“灯红酒绿，纸醉金迷的色彩”啦，什么会使“我们的战士想入非非，失去应有的战斗力”啦，等等，一古脑儿加在程琳的头上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呢！

“似曾相识燕归来”。凡此种种，人们并不陌生，从一定程度上讲，也并不奇怪。在“左”的和封建遗教的幽灵牵引下走过那么长的路，习惯成自然，这也难怪。但是，“朕即真理”，“一锤定音”以及简单化、粗暴加歪曲的手法，恰恰严重地阻碍着“人材的培养和艺术的发展”，使我们的社会丧失活力。

程琳，当然不是歌唱艺术的典范或顶峰，但也绝不是某些人士所认定的糟粕和垃圾。一个十四、五岁的少女，有第一流乐感，她唱歌的韵味“轻柔动人”（轻、柔的对立物是重、硬）。有人喜欢“重、硬”，可以；有人爱听“轻、柔”，也可以。相煎何太急！她正在成长、发展和形成自己的风格，可以让听众去鉴赏。文学艺术领域的作品，归根到底要看群众是不是接受和欣赏。在被指责为“走老路”的那